

充盈着诗意图理的人性寓言

——读高建群长篇小说《统万城》

□李 星

无论就出身、人生经历、信仰和一生功业而论，赫连勃勃和鸠摩罗什都不仅毫不沾边，而且完全处于道德信仰的两极：大善与大恶。鸠摩罗什是一个传承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教义的僧人、宗教学者和佛典翻译家，对佛典的中国化，以及三论宗、天台宗、成实宗、净土宗的确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被称为构建了“东方文明底盘”的圣僧。而赫连勃勃则以匈奴与鲜卑两族的混血生命、信仰复仇，先后征服了威胁铁弗族的东西匈奴，建立了威震北方的大夏国，修筑了统万城，后又南下攻克关中，即位灞上，既是一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魔式战争之神，又是一位促进民族大融合，创造了南部匈奴空前辉煌的民族英雄。这两位年龄相差37岁的历史人物，却被作家高建群注意到，并将他们结构在《统万城》这部历史小说中，以非凡的想象力，再现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历史业绩，在遥远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上，让大善和大恶相望、相交、相撞，成为一则永恒的历史和人性寓言，又成为原典意义上的当代中国文学的灿烂史诗。

任何机会的获得都离不开一颗有准备的头脑，《统万城》也是这样。早从出道那篇享誉文坛的《遥远的白房子》开始，高建群就是中国文坛一位蹒跚独行的骑士，我行我素地高举起与当今文坛很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大旗，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诗意图理的宏大叙事，赋予哪怕是凡夫俗子以真命天子般的心灵视野和精神履历，在被科技主义和物质主义所瓦解失去崇高的文坛上，将高贵的精神、不屈的意志、伟大抱负与人格尊严融进他笔下的一个个形象，使他的小说既有如歌如诗的语言特质，又充盈着大写的人的神秘而高贵的气质。《统万城》可以说是他将爱恨交织的人的欲望生活诗意图理化，将凡俗生活精神化，理想化的人格天赋和文学才能发挥到近乎理想状态的小说文本。

这是一部充盈着人性光芒和人类困惑的历史哲学文本。在精神信仰的意义上，鸠摩罗什是在基督教的耶稣、印度佛教的释迦牟尼之后的又一个学者式的宗教圣徒。而赫连勃勃却是一个信仰暴力，以征服和杀戮为职业的战神。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伟大的成功者。一个成功在于精神信仰方面，影响当时后世的伟大贡献；一个成功在于完成了部落和家族的期望和荣耀，创立了历史上如电光石火般灿烂的大夏王朝，并留下了当时“微赫连天”、今天却已成为神秘的文明废墟的统万城。在一般人眼中，结论和评价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速朽，一个流泽百世。而高建群却抛弃或屏蔽了世俗社会道德惟一的评价，不仅写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人格光辉，而且肯定了他们对中华历史

文化、民族文明的杰出贡献，特别是肯定了他们作为大写的“人”的精神价值。“我向大地上遇到的每座坟墓致敬”（高建群语），表现出的是作者对历史主义的坚守和尊重所有生命价值的博大的人道情怀。因为无论是功业显赫的“成功者”，还是老死一隅的“失败者”，在生命和人的意义上，他们都是平等的。即使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给他人造成痛苦、伤害的人，他们或已经忏悔罪孽，或已经受到惩罚，即使寿终正寝的死也是自然的惩罚。我们致敬的是曾经鲜活的生命，是已经成为人类的延续而竭尽全力的灵魂。鸠摩罗什死于寿终正寝，赫连勃勃死于他的妻子鲜卑莫愁的报复，已以生命偿还了自己的罪孽，留下的是为中华民族大融合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属于一个伟大的人的辉煌。

《统万城》中的鸠摩罗什和赫连勃勃，代表了两个人类性格的基本原型：面向自我的内敛型和面向外部的扩张进攻型。西方也有哲人将人的类型分为爱多种真理的狐狸型和只爱一种真理的刺猬型。其实，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常常兼具着这种对立而又统一的人格，所以一个人可以是专业学者、宽容善良者、宗教徒，同时也可能是各种形式的暴力主义者、排他的专制主义者。而在同一个人的不同生命阶段，因环境的变化，他们又可以随时转换，呈现出不同的面孔，扮演不同的角色。高建群笔下这两种人格是极致化了的人格。它赤裸地逼近了人性的本质，也更易在对立和审美比较中，产生宏大深刻的历史张力，具有更强烈的传奇效果，它的最高境界就是史诗。鸠摩罗什是一部在善的追求中，以自己的生命培育人类精神大厦的宗教英雄史诗，赫连勃勃是一部不断地燃烧野心和仇恨，杀人越货，给自己民族建立起一座“人间天堂”的人间英雄史诗。昌耀的诗中说：“史诗中死去活来的一章翻揭过去。但是凯觎天堂乐土的人们还在窥望着。”一篇颂辞对于我是一桩心愿的了却。对于世纪是不可被完成的情结。”一个秉持的是从兽性脱胎而来的自然的人性，一个秉持的是被信仰教化了的人性；一个不惜以摧毁旧秩序的恶来建立自己主导之下的新秩序，一个希望以人性的善来泯灭和化解人间的恶。人类这两种基本性格的存在，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恰成为一种合理的互补。如果没有前者，历史的河流将因激情不足而缺乏荡涤积年陈腐的力量；如果没有后者，历史的河流将因缺乏道德理性的约束，而使人类蒙受本可以避免的许多灾难。不幸或者也是幸运的是，人类历史永远运行在激情和理智的双轨上。《统万城》所揭示的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已深刻

黎明的高原，最早

有一驳夫

朝向东方顶礼。”

正是这种“顶礼”的感觉和激情，使他把两个实在的历史人物写成了传奇，写成了对人的伟大的赞礼；又把半真半假的故事写成了面对苍茫历史直抒胸臆的咏叹调，将坚硬如化石的人物生命情感复活，成为人的神秘命运的宏大叙事。

什么是小说最能打动人心的内在品质，是充满琐碎、芜杂的生活化现实，抑或是唯美、诗意图理的艺术化品质？是离奇的故事讲述，抑或是不乏审美的文学性？军旅文学贴近当下基层与诗意图理是否矛盾？当面对赵江的长篇小说《王牌班》时，所有这些小说的特性和纠结似乎都不足以成立。人们会讶异地发现，小说也可以以艺术化的美感来呈现生活化的质感，将一个“文学现实”有效地从芜杂和琐碎中进行诗意图理的剥离。当然，这需要作家极为耐心的发现并坚守建构文学审美世界的追求。

在《王牌班》里，赵江并不费力地实现了贴近部队现实和基层士兵生活的时代需要，他的看似不着意来自于对生活基础的厚实自信。小说以信息化条件下一群青春期军人的成长经历为塑造主体，呈现出不无斑斓的时代兵味和精神特质。无论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班长熊大臣，抑或是用不着有理想有抱负的欧阳喜爱、清高自负的马万、古怪不羁的古理、倔强的卢豹子、希声的伍范、诵经打坐的牛家旺、因爱情昏头的金光，以及摆谱抵触的刘铜钢，在经历成长中许许多多快乐和不快乐、纠结和不纠结后，一个“王牌班”的9名军人被锻造得充满了血性刚阳、活力四射的太阳味道，迸发出生命的颤抖和悸动，在有滋有味的青春之歌里嗷嗷叫着腾挪出一片龙腾虎跃的全新天地。

反观当前的军旅小说，为数不少的作家无法有效地结合自身生活体验，将故事讲述放到小说创作系统中的一个敏感位置上去确认，能够表达故事内在的一种有质地、有内涵、更广阔深远的元素往往远离作家视野。少有像《王牌班》大胆且成功地突破惯性的写作克制，将一群基层战士推到了前台，因而才有了那么多可爱的兵趣、真切的兵味、感人的兵魂，也有了在粗犷热烈的兵味里会心的一笑。

全书共9章，从兵头铁摇篮、叩问兵路、兵戎滋味、兵曲交响、兵堆新锐、精兵情结、小兵大器、兵网链海天到兵行远方，每一章里的“兵”对应着“王牌班”里的9个兵，诸般迥异的性格、经历、追求等，但读者分明感到一种强大磁场将他们不可阻挡地从各自的方向或快或慢、或直或迂、或明或暗地嗷嗷叫着包抄过来，因为有他们的班长熊大臣的标杆和不甘冲在前头，他们便因这种标杆和不甘而必然聚合起来，最终冶炼成班的“王牌”。

惟一从新兵连直接空降师教导队集训的新兵，熊大臣的优秀和不凡足是出众的，但这还不够，质疑从他报到那一刻开始，连长杜尔武抬右手伸食指，“杠子似的敲击左手腕”，24小时内连续4次用“善恶莫辨”的目光把熊大臣从队伍里反复搜索并打捞出来又摁回去，奇怪的

是，这样一个“老黑”之流的硬派军人的权威，却连遭熊大臣毫无善意的挑衅和践踏，暴怒之类必然会有的反应却被他波澜不惊地化解，熊大臣次次轻松成功令人生疑。很多人读到此多会以为杜尔武这一切举动可能缘于熊大臣和熊长姓氏相同，又是惟一的新兵骨干人训，随之而至的合乎逻辑的恒常性猜测和杜尔武似乎不着痕迹的让步成为因果关系的定论。如果按照这个不能免俗的惯性推理，小说必将失去烟火气的叙述筋骨，弱化文字中青春律动的阳光气息。眼下那样的作品并不在少数，其军人的精神世界因此有了另类的孔武，那些另类孔武显出作家们只是借用军人身份而传达无力的模式化非军人体验。赵江出人意料地跳出人性的潜在可能性而深刻抵达当下火热军营最澄澈的一隅，他成功了。

小说为获得一种铁石灌注的军魂坚硬感，借杜尔武秀了一把关于自尊心的“肌肉”和“肌肉”的自尊：光强调个人自尊心，没本事的话远不能支撑起所谓的自尊心，救不了自尊心，更不可能成全被尊重的需求。这样的宣告，作家自始至终都吝于使用温情的抚慰来回应，着力主张的自尊是用历尽苦难、于生命深处渗出的汗水、泪水和血水写成的，与愁绪无涉，即使有，也要在寻常的士兵生活里窥见强者和智者用铜、用铁、用血、用火铸就的心灵世界。小说这才铺设了魔鬼式投弹训练、下铺老王功亏一篑的离开、卢豹子的处分和金光的反复逃跑、古理的戒毒、欧阳喜爱的浴火重生等，每个人为“王牌班”而产生的蜕变和付出的努力，丰沛了军旅文学画廊并重燃起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希望。

作家朱苏进说：“军人全身的细胞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但是到你死，都不应该有战争。”信息化条件下的军队战法在小说里以李小强、金光、熊大臣为呈现原质，精熟且顽强、不妥协，完成了军人为战争做准备的必要科学自信，有海战、陆战和信息战的全军位演练，对当下军人面对可能的战争而必备的科技强军及生命意义予以超前认知。同时，小说写了不少近乎蛮干的训练方式和演习，许多军旅作家一直以来试图回避这种不讨好的区域，赵江却正面迎上，不想遗漏哪怕其中任何一个深入生活后获得的点滴感动，这是一望而知的，但这样的投注十分冒险，它有可能会颠覆作家精心构建现代信息化平台的完美性，很可能陷入军人形象的崩塌，同时又败坏读者的胃口。但赵江肯定意识到了这种后果，他采用一种从容不迫且颇有分寸的讲述方式，轻易地从芜杂的生活乱象中剥离，使文本有了打磨意志和品质的军营诗意的基础，这部小说因而远离了军旅创作常见的个人化、小众化倾向，具有了难得的品质意识。

诗意图理地剥离

□王凤英

中国现代文学馆全体同仁祝作家朋友们新春快乐！

尊敬的作家朋友：

2012年是中国现代文学馆人团结奋进的一年，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的领导下，在您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研究中心的建设又取得了新的可喜的进展。

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入库登记作家手稿、书信、字画、照片等文物文献资料19412件。文物图书的编目和藏品数字化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文学馆主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展”于5月23日正式展出，展览规模大、创意新、内容丰富，大量运用高科技展陈方式，全面立体地呈现了百年中国文学的成就与风貌，令人印象深刻、流连忘返。此外，“港澳台及海外华文作家捐赠展”、“馆藏精品书画展”、“邓拓百年纪念展”、“王辛笛百年诞辰纪念展”、“心的奉献”——翟泰丰《共产党宣言》书法展”、“鲁光书画展”也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讲座的文化品牌效应继续得到增强，围绕4个系列组织23场讲座，总计现场听众近万人，社会各界好评如潮，已成为首都最有感召力的文化讲座品牌之一。文学馆还接待了英国作家代表团、西班牙作家出版家代表团、朝鲜作家代表团、德国作家代表团、保加利亚作家代表团、韩国作家代表团、瑞典作家代表团、荷兰文学基金会等国内外数十个作家代表团的参观，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举办文学会议及文学活动140余场，其中“端木蕻良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纪念柏杨逝世四周年学术研讨会”、“首届中荷文学论坛”等受到广泛好评。

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建设成效显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的挖掘、整理、研究与出版”的中期成果《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受到国家社科规划办的好评，《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两次专文评价该成果。中国当代文学年鉴中心编辑出版的《2011中国文学蓝皮书》和《2010中国当代文学年鉴》得到文学界的肯定与欢迎，《新华文摘》再次全文转载了“蓝皮书”。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研究丛书”、“展览丛书”等也陆续推出新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改为月刊后的办刊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证与提升，

在《光明日报》刊发的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语言文学类学术刊物转载率排行中列第三位，还顺利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期刊”。此外，与《文艺报》合作编辑的“经典作家专刊”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取得圆满成功。第一批7名“70后”批评家客座研究员顺利离馆，他们成长迅速，呈现其风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8本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批12名客座研究员也已顺利聘任到岗。客座研究员作为助推青年评论家成长的平台，既促进了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长，也在文学界、学术界产生了正面的引导作用。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馆还重新启动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评奖工作，力求发现和奖励优秀的青年文学研究人才，目前评奖工作已结束，5篇优秀论文获奖。

尊敬的作家朋友，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真诚地希望您继续支持文学馆的事业，继续把您的文学书籍以及相关的手稿、信函、书画等文学资料捐赠给文学馆。我们将加大研究与出版力度，力争使珍贵的文学资料不但永久地保存和传承下去，而且使其价值不断地得到放大。

文学馆永远是海内外作家朋友们的家，欢迎作家朋友们莅临文学馆参观、指导！

全体文学馆人在北京给您和您的家人拜年，祝您创作丰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中国现代文学馆全体同仁

2012年12月

寄赠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

邮编：100029（请勿寄个人）